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鶴山集卷六十六至六十八

詳校官庶吉士臣張溥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編修臣莫瞻榮

謄錄監生臣平達

欽定四庫全書

鶴山集卷六十六

宋 魏了翁 撰

啟

謝叩守范季才宗丞啟

河南門下士或疑少年蓬萊海上仙偶蛻凡骨繫點鐵
成金有循吏之化故褰旗執戟成豎子之名啣荷實深
揆量莫稱竊以詞章本童子篆刻雕蟲之技道學乃儒
者心地汗馬之勲故功名成就不在於孔翠照影之初

而氣質變化當觀於異鷄反走之後士而知此天其舍
諸如某者口黃幼生汗青活計抱影韓檠之二尺剗心
鄰架之萬籤誓鐵硯以進修指汙渠而警策二十作文
賦未當陸士衡挺異之年五字擢英才已無舒元興不
養之氣偶陪鵠立獲侶鶚飛牛膝龍肝濫已甚矣風聲
鶴唳幸可再乎不謂周人之璞得侶琅玕之林遂使東
郭之竽亦竊斗升之祿虎誤再中隼不空卷冒幸若然
沾丐奚自此蓋伏遇某官學本誠一論不遽除自浩氣

養心以味道腴不茹柔吐剛而獵聲利因蜚鳬之入覲
陪振鷺之清班九寺森嚴三山密邇謂即侍紫宸之案
簪筆螭頭而乃厭承明之廬分符鶴嶺祗恐趣大昕之
對未容久外服之留間者弦歌於一同已沐馴雉之化
今焉師長於千里載陪鳴鹿之歌致使晚生亦玷公選
某敢不勉旃前輩益勵後圖惟加膏而希光不速成而
求益君門射策寧敢過期謹論批鱗誓不迎合或可代
諸老先生之對庶不貽吾黨小子之羞弗負師承是報

今賜

成都僉判到任謝劉制置

耕東臯之雲方便野性詠南梅之月忽玷清班正懼貽
取禾三百廛之譏豈期得廣夏千萬間之庇決背星辰
之履委身造化之鑪伏念某學懵癡龍謁迷雌霓繆且
攬扶桑之六轡敢祈擲膠葛於九閼群青之盟未寒五
白之采過望榜花汙署濫竊小科頭之名吏板混吹徑
登大幕府之選半生負長鑱而斲黃獨一日泛綠水而

依紅蓮訴牒裝懷爰書眯目涉筆占位牆面於鳬鷺行之來尸祿空餐芒背於麒麟楨之誚慙非洛北之處士賴有湖南之主人茲蓋伏遇某官標一世之龍門鼓九霄之羊角自當建上公府而躬吐握之任顧乃坐元帥閫而加羅致之勤油幕風清閒郾城之綦屐綠沉苔卧省衛府之文書公遲兩地之登我獲二天之庇輝光耀几草旣分甌社湖之珠文采被諸生勿惜景陽機之錦誓期驂蹇勉附絕塵

通通判王國正

雲屨橋門方願心國子先生之印畫繡珂珮迺肯腰治
中別駕之龜黥川酌盃水而祖行益部侯屏星而起舞
惟四海無百子駿使二州爭一祁公鳳尾字頌蠶叢奏
滿恭惟某官氣吞雄霓學辯癡龍殷殷聲華自斗南一
人而已觥觥才調與邛邽九折俱馬早闢儒關為司冑
學著九卿之兆祥開街鱸之三簡萬乘之知望著瘦羊
之一自應直玉堂而標舍人樣尚迺馮泥軾而作太守

承宣其倦新安之輿正欲着故鄉之錦銅黃易刺金碧
增輝恐駟使不俟終更而來戒榜人先艤歸舟以待某
揣才無似與世甚疎區區脫龍具而塵纓徃徃對鶩行
而牆面自蘭金之誕播幸葭玉之相依魏勃直妄庸人
久懷帚簞王祥有公輔量行覲佩刀引領望塵以日為
歲

上趙運使 暮

池上有鳳毛合世絲綸之業山國用虎節肯棲金碧之

巖六轡鼎來四刀增重惟蠶叢之壤古號樂國自龍度
以後歲漕中邦取之澤涸而山童重以木饑而火旱況
右蜀方數千里而赤地凡五六州使甕貯斗米而牀有
百錢偷安尚可今室如懸磬而野無青草善後若何必
得通今博古之碩儒爲見足國惠民之良畫恭惟某官
德光銀筆世載金籙殷殷聲華真天子門生之子鏗鏗
辯說傳中書舍人之書輟分郡守之左符就畀行人之
英蕩循清獻故事而自梓移益付相如使指以定旂存

叩單車行而問流馬之程雙節建而寢帶牛之習姑袖
補天之手為施裕蜀之謀福星西來春風戶到某解龍
具而腰笏對鷺行而面牆假道涪江幸嘗帶冠劍而謁
使者脫巾錦里迺復裹章服以拜上官公遲禁地之登
我獲恩天之庇輝光耀几草既分甓社湖之珠文采被
諸生勿惜景陽機之錦誓期驂蹇勉附絕塵

代謝劉制置舉狀

無冉子五秉粟冰守冷官得劉公一紙書春回寒谷初

非挾炭以游鑪冶乃肯挿翮而生風濤省分踰涯捫心
知慙自古道之榛塞致公舉之陵夷田歆舉六人而五
得於貴戚之書巨源薦十士而九出於權門之屬視冰
子如纖芥禮白屋者幾人非有特達之大賢誰起伶俜
之孤胄如某者鷗蘋野性螢雪謏儒解蘭東臯幸脫薶
鹽之債采芹泮水尚哦苜蓿之盤有書盈車無糴對客
窮年兀兀見笑諸生枵腹便便貽嘲弟子寧打頭於宛
丘之舍敢驤首於吏部之門無襪線之寸長或囊錐之

穎脫靜循所自有相其逢某官洪井金丹鄴城寶劍方
涉赤墀之塗登文石之陛乃勞侍從之事厭承明之廬
輟從豹尾之班來鎮蠶叢之國興齊魯之化於四蜀揖
弱邑之風於兩京不問非封盡歸桃李致使牛衣之子
亦叨雉矢之書某敢不漆豫酬恩抗回厲志國士遇報
以國士敢負知逢中書君今不中書尚期拂拭丘山恩
重絲髮身微

通陳總領

奉英蕩之節方登部刺史之最書錫喻縻之九復領外
司農之計簿聯太微二十五星之次惠全蜀百萬生靈
之恩手迹細書成文父老以手加額蠶叢之壤古號樂
國龍渡以後歲漕中都宿戍今已逾七十年供億不知
幾千萬計牢盆推酤盡利不遺力續引祠牒鑿空無餘
謀重以火旱而木饑取之山童而澤涸荒年無備寇至
飲馬常心不固民幾帶牛使甕貯斗米而牀有百錢偷
安尚可今室如懸磬而野無青草善後若何必得通經

博古之碩儒為建足國裕民之良畫恭惟某官識欲而
器邁才鉅而學醇人物三山之炳靈論議奕世之風烈
早趨嚴詔薦握左符繡衣弊訟而民不寃輦車督餉而
課以最諒嘗記殿柱之名姓久已簡前旒之睠知屬上
憂未棄於遐陬念民命寔司於外計若曰分大屯以十
數乃今命總賦特四人湖廣兩淮尚邇日邊西南一隅
僻在天角有能為國家惜大體不至岐兵民為兩塗往
分朕憂無若公可亟躋省署用侈使華自將漕而計臣

有梁鼎之故事具在由望郎而星使如孫樵之遺言不
誣天攸蚊鶴之詔書春滿魚鳧之故國某竊高下風之
行聳聞先令之傳未能帶搢具而冠進賢徃謁使者敬
先藉翰林而託子墨仰辱隸人敢借私我之天以為行
已之地目斷雙劍身無六翰

通謝尚書

顯膺宸渙出擁帥垣二州爭一祁公方薦更於巴漢四
海無百子駿復盡獲於西南惟才具施無不宜故朝家

用如不及郵傳先令戶有春風蠶叢之區古號樂國龍
渡以後歲漕中都宿戍今已踰七十年供億不知幾千
萬計牢盆椎酤盡利不遺力續引祠牒鑿空無餘謀取
之澤涸而山童重以木饑而火旱荒年無備寇至飲馬
常心不固民幾帶牛使甕貯斗米而牀有百錢偷安尚
可今室如懸磬而野無青草善後若何必得通經博古
之碩儒為建足國裕民之良畫恭惟某官識鉉而器博
學邃而行醇親結前旒之知早通玉帝之籍鳴直聲以

扶漢社稷吐色絲以補舜衣裳著侍臣冠居列曹六六之要曳尚書履近泰階兩兩之符正當檄膠葛而上征忽乃羞崑崙而不即蒼生深望安石天子亦思賈生即家詔除寬上憂顧舍舟魚復政聲激懦而起偷仗鉞褒城流民生死而肉骨因變制宜而事立定隨俗用政而才不窮中和轉聞睠注彌簡宜其析符受瑞而移鎮坤軸不待煖席黔突而亟回使轅命綽贊書之鼎來禁途延閣之顯陟別開四履增重三刀帝曰汝往哉吾今召君

矣某聳觀蚊鶴之詔倍增燕雀之私褫褐都門幸嘗備
弟子禮以致傳衣之謝筮官錦里迺復着從事衫以陪
入幕之賓鬚毛尚青腳跡正好誓以行已之地託於私
我之天

賀謝尚書

蚊脚鶴頭承天雨露隼旟驚尾領蜀山川下車而延見
吏民寨帳而巡問風俗元戎戾止生意翕然恭惟某官
融明而惠和直方而剛大踐揚冰潔睠注鼎隆卷二百

餘奏剴切忠亮之謀作五十六州安靜和平之福暮年而變二年而化五年而定上方責治於廷紳一命而偃再命而僂三命而恭公尚薦更於遠服肇建西南之統府盡提巴漢之舊封春風偃萬竈之貔貅霜令蹲三垂之犬鼠黠胥角翼廩廩如束小朝冠佩鏘鏘成文無襦五袴之歌方思叔度之來暮異畝同穎之麥已卜周公之召歸暫建左右和之門即正東西府之席某刮目星辰之履託身造化之鑪三尺焦桐向有高山流水之賞

萬間廣夏今無震風凌雨之憂寸心依歸三百距躍

通闕茶馬

詔奉蘭金節盼英蕩摘山市駿究詳土物之宜細書成
文進寓木天之直光移龍隰春滿蠶叢原推牧之肇興
有分合之不一始於熙寧之用蒲宗閔而成於元豐之
從郭茂恂初繇立異以交攻至是併同而歸一出蕃詔
之駿足以強國勢而空敵資合川秦之羸足以佐邦用
而寬民力富强所係簡畀不輕恭惟某官學粹而行醇

識欽而器邁淵源安定風烈右丞銀兔分符隨處陽春
之有脚金龍錫命平刑流水之無心久妙東於遂延謂
亟濟於清切尚東山國之節屈司天厩之良贊書命綽
之鼎來延閣道山之顯陟秉心所感蕃四十萬足之雲
烟先令聳聞卧五十六城之枹鼓正玉清之府盱食虛
竚器金碧之巖黔突未遑某生後諸人早玷末第竊高
下風之行快觀先甲之傳四海龍門未能帶冠劍而謁
使者一封輶傳行即裹章服以拜上官引領望塵以日

為歲

除國子正謝丞相

脫從事衫遽拜十行之札入司成館謬尸五等之規抱
空而前揣分非據惟學有正在昔所嚴自熙寧興三舍
之初肇正命官之選逮元豐因大均之薦非由召試不
除或各一經而分等有或六十人而所取纔四循茲
以降選用尤詳除授歸之中書資格擬乎博士與太學
官分掌教類皆當代之儒宗掌國子生不如規幾若學

中之御史宜得佳士迺稱清資而某強齒章縫未識門

戶蠶丁休運誤甲儒科半生負白米而斲黃精一日泛

紅蓮而依綠水但知向扶桑而撐轡不敢效鯨鱓音鮓

出荀子榮辱篇云云以迎陽豈期東膠典教之除或在西

莫終更之後不以八千里之僻陋薦頌一再命之寵榮

且蘇子瞻由制舉升尚未堪記注之選而彭器資以高

科取由三赴吏曹之銓安有官以儒名乃使得之望表

靜循疎逖之迹實有根柢之容茲蓋恭遇某官柱石本

朝津梁斯道不出長安七年而至宰相夷夏聳瞻大開
東閣三館以延賢人衣冠傾屬凡所進退一惟中和致
令肖翹亦預塊圯某誓當嚴履踐以圖稱塞之實不欲
以名第為博溫飽之資總儒官三十六人濫巾有覲令
中書二十四考託庇自今惓惓皈依萬萬儕等

除正字謝宰執

濫巾雙字魯微典教之勞給札尚方遽冒正書之選據
非其稱愧甚於榮惟延閣之清遊實儒林之美秩地遽

西崑之玉府天垂東壁之華星歷代所崇我朝尤重自
昭文直館至秘閣校勘列職有差雖制科入等及進士
三人必試而命或被睠知而特召或由論薦以選除詩
頌雜文以考其能漢唐問目以觀所蘊自熙寧之初策
以世務逮紹興而後踵為舊章蓋揚以語言所以旌其
進用之殊而職以典籍所以廣其見聞之益選掄固重
責望匪輕而某學不知方器非涉道識字未知於雌霓
豈暇辯訛讀書莫究於癡龍敢云博古屬值臨軒之始

偶塵分鼎之科脫從事衫亟趨嚴召入司成館荐拜除
書雖未能赫赫以動人亦豈解盱盱而隨俗誤知丹宸
錫對金坡環堵牆學士之觀慚無高論亞蘭臺令史之
選忽玷誤恩半生望弱水三萬里之遙一日蓬瀛洲十
八人之後屬書廣內還儒生燈火之魂廩食太官飫博
士齏鹽之腹思慮專而足以進學職業省而足以治心
疊是微逾若為稱塞茲蓋恭遇某官甄明庶類裁叙羣
工旣以道佐王躋青帷而調象緯復推才報國開東閣

以延賢人不遺萬里之寒蹤俾預八紘之德網拔之稠
衆被以光華某敢不益勵後圖勉希前輩磨丹漬墨豈
惟守蠹魚於文字間食蘂飲冰要當收汗馬於方寸地
不負素學用答隆情

差知嘉定府謝宰執

校中祕書久積空餐之愧為漢嘉守遽膺從欲之仁祇
服恩靈未知報塞伏念某蚤繇薄技濫齒儒科視進士
第一人躡躋京秩客諸侯者再歲偶及過更誤知宸旒列

屬蠻省既謬司於糾正復玷序於博通僅踰歲琯之周
復錫禁林之對徒以草茅言天下事不恤賡緯為王室
憂方虞干斧鎖之誅迺使冒鉛黃之寄道山隣日月是
蒼史之遺文直廬繞星辰讎魯淹之脫簡思慮專而足
以進學職業省而足以治心退循孤蹤亶極華遇豈不
願偷安歲月友壁中之科斗而顧欲丐歸田里藝山下
之蹲鴟爰念庭闈久違鄉井重以三年之亡補力斲一
障以便私天高聽卑朝奏暮可靜惟寵渥之異厥有根

抵之容茲蓋伏遇某官裁叙羣工便章庶政明有國者
彰善癉惡之義全士大夫難進易退之風重輕適平大
小遂性致令苦窳例玷鈞陶某敢不勉趾前修益肩夙
志懷鉛抱槧豈徒守蠹魚於文字間行已利人誓當收
汗馬於方寸地不負素學用答隆知

知漢州謝安大使

自說外庸嘗控辭於嚴召誤分方寄亟祇拜於俞音過
蒙大闢之知靡事繁文之徇俾從便道趣領左符載惟

恩覆之私敢後書卹之敬伏念某稟姿愚戇步學迂疎
偶奮迹於儒科遂叨榮於朝蹟擢升芸祕詔對鑾坡屬
邊事之方殷沮權姦之輕舉雖公孫丞相發蒙耳如尹
氏太師不平何難久居中亟求補外未知為郡之樂兩
奉賜環之音屬時多艱遭家不靖謂置身華近而未能
報國盍効官州縣而且以及民求無愧於食功用力陳
於試郡荷公朝之從欲特昇便麾辱方嶽之異知弗拘
彝制免呈身而受察俾愛日以奉親祇服厥官恪修乃

職載惟廣漢雖號望州適當彫弊之餘深費爬梳之力
大綱小紀蔑有一存百孔千瘡不堪數舉匪蒙假借曷
究設施此蓋伏遇某官功塞二儀名在九牧風飛雷厲
平大難於呼吸之間乾清坤夷奠全蜀於危疑之際帝
未寬於西顧公少緩於東歸謂大臣之慮四方當求共
理得一士而制千里務在急賢致使疎庸亦叨分守某
敢不推其夙學勵乃壯心不欲食浮於人庶乎寡過所
願民安其業非以求名過此以還未知攸措

知睢州到任謝安大使

竊祿養親未滿武夷之秩起家為郡謬居文物之邦祇服寵靈莫知報塞伏念某猥繇科第早玷班行徒以狷直淺中之資立於權姦專政之日雖公孫丞相發蒙耳如尹氏太師不平何乃自詭於民庸冀稍便於親養三辭商聘再綰漢符適承曠弛之餘粗究設施之績肅遏慢吏訓齊敗民崇學校以明倫蠲租繇而厚本謂粗述於瘼曠冀無歉於承宣而涼德挺灾乖氣致異迄荷聖

朝之鑒僅從鵠免之文甫再閱於旬時既即廩於祠廩
尋膺誤東復畀便麾矧坡穎之故鄉為西南之望郡厥
惟寵異猥及庸虛茲蓋伏遇某官精識邁倫訏謨經遠
謂收士報國乃為臣之分故達善引類不靳人之知凜
乎有大臣之風久矣非時賢所及顧如不肖雖荷風知
然自獲譴以來亦知惟分之守執事之庭既無韓愈之
迹主書之吏不識安世之名而曲為蟠木之容遽上公
車之牘言故事久彪列昉分使王尊乍賢於一歲之間

而魏尚獲免於六級之罰所階忝冒咸軼故常某敢不
益勵後圖力懲前覆觀過斯知仁矣此難為俗人言公
舉何私謝為我當以國士報心之所蘊言莫能殫

鶴山集卷六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鶴山集卷六十七

宋 魏了翁 撰

啟

答眉州同官

祝釐竊廩滿秩是期受任典州饗榮已甚魏尚復爵於
數月王尊乍賢於一暮矧嚴即戍之程申舛疾驅之旨
有蕃寵異猥速庸虛揣報稱之未能顧馳驅之敢後倘
賴同官為僚之助以收因人成事之功愧訶牘之未能

蒙慶緘之先辱傷弓者驚曲木方前顧以惕然折肱而為良醫冀後圖之或爾尚斯叶濟庶保令終

答趙通判希仔

馳鄭郊之驛馬知子之來行周道之棧車俾余于役既不獲聞名於將命又未能致輿於隸人至塵弭蓋之先及假袖文之寵先施過矣復見慙然恭惟某官謙慙恪勤精明彊濟子游為武城宰割鷄焉用牛刀士元非耒陽才別駕以展驥足閱時未久嘉績孔多豈惟序進於

一麾將以儲資於三院某欽風既久識面為榮矧茲謬
玷於左符幸甚密依於餘櫬君子至未嘗得見祇畏簡
書公事畢然後敢私用稽報謝

答州縣官生日

小人有母適丁震風之辰君子作歌載示祝延之寵善
頌雖形於魯燕輕軒尚御於潘園既阻承顏莫知圖報
聲應氣求各從其類雖仰荷於拊存夙興夜寐無忝所
生敢益圖於懋勉寸忱所述尺牘奚殫

生日謝李參政壁

一麾去國恍驚序籥之周四泰開年又記門弧之設矧
此瓜時之迨睠焉諼背之懷詎謂輜微至厘獎飾恭惟
某官迪德淵靖秉猷碩膚間兩社之崇勛拓八荒之壽
域鋤而右斧而左雖嘗器使於羣工細為桷大為杗尚
欲兼收於衆善及丘園之間暇示鄉國之儀型言念孱
庸久棲蔭樾向得侍同朝甚喜今顧與先生並行身貴
而禮滋恭氣同而聲相應酌大斗以祈黃耆有旨酒而

又嘉肴某拜大貺之稠重省微私而愧惕俾爾戢穀降
爾遐福既形善頌之詞揆余初度錫余嘉名正懼所生
之忝永言銜載莫既敷陳

謝劉潼川光祖

銅虎分符恍十年之去國金龍錫節忝一道之觀風祇
服寵靈未知報塞竊謂司政典獄匪惟刑暴詰姦民曰
嘉師吏云天牧將以欽承明命迪棐群彝惟至公而無
私不得已而後用閱實其罪尚曰審克如得其情猶當

哀矜倘訖威徇貸之相仍或析律二端之不免維明克
允何擇非賢而某涉學淺蕪亶姿蒙窳徒守慳慳之自
信不嫌皓皓之易汙既辭幣聘之三荐挾朱轡之兩靖
共爾位寬綽厥心惟知廸畏於天明每用訪求於民瘼
正虞踈拙以速譴呵敢圖出命於楓宸遽俾司刑於梓
部旣揆量而莫稱信吹獎之有由恭惟某官望實俱穹
年德彌邵氣雖和而內介養旣熟而道凝三朝老成出
處繫時之否泰四海人士視聽惟公之表儀藹然司馬

居洛之餘凜乎元城過泗之望倚釐輿屏昭示眷懷高
名已薄於前修餘論尚加於後進是宜孤陋亦玷將明
某控避莫遑瞻承孔邇銜命而使願拜仁人之言明刑
之中儻濟士師之治厥為感荷未旣敷陳

賀張運使

恭審陳臬告成將輸申命侈英函之有煒儼棠蔭之未
移號令夙孚聽瞻彌聳恭惟某官風姿端重性行肅明
足躡天根偉穹標之絕俗句出月脇猶餘事之驚人蚤

負時名久儲世用言論風旨居多前輩之典刑本末源
流按作後來之圖籍抱丹心而向闕紛白首而為郎煌
煌顯聞之維休疊疊英躔之徑上為鱸蓴而去國奉龍
箠而察州粵是東藩實勤西顧肆詠皇華之遣式嚴駢
乘之行民之情偽盡知方疚心於勞來獄之大小必察
惟單慮於平亭陬維挈持早有大體囊篋細碎復綴精
思非從惟從雖畏勿畏允矣今大夫之為政展焉古君子
之用心乃放漕引之除以蓄禁游之望某欽聞異數喜

激同心遣八使以巡行猥叨並命對兩臺而聯治將嗣
前規懼忤既殊敷禁曷罄

除潼川運判謝宰執

攝官承乏無補將輸滿歲為資誤叨申命撫江山之維
舊恍雨露之更新伏念某自歷試於外庸遽躡乘於使
傳且庶獄小大之比與常平歛散之宜揆以短才一之
謂甚胡然誤東二者得兼矧漕寄之所關於坤隅而尤
重豈簿書之是務抑澄按之當先况建學立師將助秩

宗之典而量能授任又分選部之衡自昔假名已慙代
斷于今即拜寧不疾顛明時何至於乏才使指豈難於
改畀不圖華遣游及寒蹤茲蓋伏遇某官德器恢宏機
猷膚敏以汲引人才為已任以扶持公道報主知惟配
美於前修每鍾情於後學肆令已試亦玷貞除某控避
未遑稟承惟恪才非數器安能左之有右之宜芘切萬
間庶幾彼無惡此無斃感藏攸寓敷述難周

生日謝親友

四十四而佩魚符偶叶香山之詠六千六以數亥首敢
希絳縣之年有嘉聲氣之應求無間山川之悠遠特貽
問遺爰旣輜微顧影自憐正蓼莪之廢業幸生何益慙
蓬矢之記辰視報未遑銘心徒切

通安少保定昏

通婚姻於寒裔雖荷降尊託繫援於高門獨慙耦大然
而處富貴有道遺子孫以安切窺詒後之良謀深探厚
倫之遠識尚以單寒之迹懼沾趨附之嫌况又聞孫早

著於賢稱息女未安於姆訓循牆以避揣分所安忽承
行李之來首拜委禽之辱幣必誠辭無不腆肇修永好
之儀身愈貴禮則滋恭彌切高風之仰曾無銜報徒愧
魯臯

被召謝宰執

方地千里魯微共理之勞圓穹九重忽下特招之命荷
恩異甚揣稱蔑如恭惟列聖之舊章最重三微之首序
於百辟會朝之始先四方祥瑞之陳其後易之以大吏

之拜除次焉則從臣之遷擢必推物望以謹歲端矧今
效珍島夷陳錫方夏觀聽肇新於遐邇招延宜及於耆
英而某才弱而質蒙學疎而伎謏並緣科第陪蓬班行
逮歷試於庸凡再辭於嚴召由按刑而將漕與分閫而
守藩寵異狎來叨塵殆遍况灾患久嬰於夙志而聰明
不逮於前時敢圖宣室之興思尚誤公車之召對且即
孟陬之吉俾聯泰茹之征兢是孤蹤豈其自致茲蓋恭
惟某官訏謨濟美卓識鄰幾念大臣者事君以人故虛

心以應乎物而安國以積賢為道故引類而聚之朝肆
令采楠之不材亦玷工師之並蓄某屬拘近制莫遂控
辭敢幡然於幣聘之三體樂只於嘉魚之什斯謀斯猷
惟我后之德仰窺效美之心是訓是行近天子之光儻
遂陳前之志願為銜荷未究敷禁

除兵部郎官兼史職謝宰執

元會充庭興念校文之舊便朝賜對叨陪司武之聯仍
兼紬史之華不廢操觚之素寵靈狎至報稱奚任伏念

某階緣韋布之資陪厠縉紳之後內焉館學之清邃素
其位而安行外而州縣之煩勞何所徃而非學粗有見
於屈信消長之分故無累於進退淹速之間會重譯之效珍
即三朝而受瑞上儀肇舉師聽攸傾而乃動遐軫於表
臣下特招於中宸且敬事則命以始既嚴出令之初使
非道而陳於前是昧責難之義首論人心之廣狹次言
國勢之重輕規摹濶疎志嚮迂腐方俟報聞之命俄驚
寵渥之頻列屬南宮猥從諸郎之後屬辭東觀與觀太

史之書徒志效於一官而得兼於二者襲榮為懼拜寵
知歸茲蓋伏遇某官器懷闊深局度寬雅合臯合稷天
知許國之忠若陟若賢人仰傳家之學念方寸恢乎其
正大而兩間賴此以扶持拓開鈞鎔儲蓄人物致使寒
微之迹亦汙啟擬之公某敢不惟既厥心不負所學沿
周六典贊統師平國之規作宋一經免閣筆含毫之誚
厥為感荷未究敷茶

回蔣狀元重珍啟

共審錫第嚴宸冠名多士帝嘉讜論首揚揭日之名天
啟修途為挿生風之翮恭惟某官氣資端厚檢履醇明
厲志軼羣懷孔聖無聞之懼賦詩見志慕鄒軻不動之
誠當今茲願治之時論古者為仁之要有惻怛至誠之
意無矯激近名之心亟登乙覽之榮擢寘甲科之右正
人輩出元氣攸關某曩佐春官幸窺朝采方目快景星
之瑞已袖銜連錦之書論說無疑忠鯁既符於上意榮
進素定持循願謹於前修

回蔡狀元仲龍啟

共審顯膺親策擢亞倫魁天錫龜朋薦本朝之上瑞史
占雲物慶神氣之有開恭惟某官迪德粹明飭躬端厚
上鈞天而奏伎得寸地以推才歷陳往昔之條章按作
方今之楷則一臬不入帝為噍噓再擲成廬衆驚絕叫
揭貴名之日月為直道之金湯某再點周行偶逢盛舉
數公卿於十載當遂復先朝之規計溫飽於三塲宜一
洗俗儒之陋

回趙狀元發啟

恭審才推寡二名列魁三聳大庭臚句之傳啟盛世風
雲之會恭惟某官清姿邁俗敏識隣幾浩養賢關未嘆
六年之遲久深探聖域坐嗤百氏之支離偕子大夫而
造於朝先諸老生而為之對貫以堅凝之說參諸通變
之方亟膺乙覽之榮擢寘甲科之右行隨言著名與實
俱曩以庸虛謬當品目幸不迷李程之目敢謂傳和凝
之衣三人同行已喜師言之惟允一第恩子更惟遠業

之是圖

生日謝親友惠詩詞

小人不知紀年甫邁河圖之數君子淡交如水遠依松
極之聲爛其龜采之貽重此蓼莪之感伏惟某官才資
粹正藻思穎華雖識面之方新而知心之惟舊來觀光
於畿邑因論契於鄉枋發為善頌之詞曲記載生之日
而某質弱而志不逮齒長而學益荒自塵豹褻之聯深
切鷦梁之愧眉壽無有害莫稱好辭頭顱豈不知更期

終誨

除秘書監謝執政

引類而聚之朝方愧容臺之濫選敬事而命以始又頒
冊府之除書一何三載之逢辰兩被元正之出綍恩榮
有赫稱塞無聞伏念某學不適時才非經世徒旁緣於
科第早陪廁於班行燃天上之青藜幸分夜照望日邊
之紅杏獨倚秋風迺遄蜀道之歸久分神山之隔氛埃
滿袂憂患薰心迷路桃花恍記劉晨之誤入成陰梅子

奚期杜牧之重來償十九年更歷之微勞理五千卷校
讎之舊夢循資僥忝有相會逢茲蓋恭遇某官迪德靖
夷受才庸碩炳國家之龜蔡公人物之量衡每惟列聖
之成規莫重三微之首序門施行焉慨楚客之曾窺野
有遺簪動少原之遐令肆令晚陋亦玷清華某敢不勉
所未能修其可願星躔奎壁已瞻槐影之婆娑雲氣蓬
萊尚想棠陰之蔽芾誓堅素守勉趾前修

除起居舍人謝宰執

東壁圖書方理重來之夢右坳記注忽疇已試之庸拜
寵便蕃拊躬震惕載考廷中之盛選莫如柱下之清班
君舉必書操立索典墳之筆王行則從欽起居出入之
司地禁而職親天低而日近屬車豹尾陪漢侍臣前殿
蛾眉號唐供奉於皇我宋益遴厥官諫書許其直前經
幄使之入侍豈但記言而司過抑容陳善而責難茲惟
稽古之榮必屬與邦之哲而某少亦有志壯而多艱聰
明不及於前時名實未加於上下偶茲承乏甚矣僥踰

且天生物必因其材寧以非材而妄授器與名不可以
假況於久假而不歸明時未至於乏人異數俄頒於弗
績莫遂循牆之避但懷乘器之虞茲蓋恭遇某官謨明
足以憲邦道廣足以周物閱天下義理多矣嘆當今人
物渺然拓開化爐儲蓄善類念汲黯以數直諫不得居
中而蕭生之更治民蓋嘗補外肆稽伐閱併用超遷某
敢不夙夜在公靖共爾位一日二日固將察明命於時
幾大書特書抑以垂將來之軌範不愆素守是報深知

賀皇子國公誕生皇孫劄子

恭審帝胄綿休文孫毓秀宸懽允洽民氣咸和恭惟皇
子國公迪德溫恭秉心端厚珮陸離而中度玉乎尹而
含輝仰承燕翼之謀爰叶熊占之夢世之不顯益隆周
室之本支國以永存丕啟漢家之苗裔有室大競無疆
惟休某叨侍嚴宸幸逢熙旦覃訏載路已覘嶷嶷之姿
蕃衍盈升更兆繩繩之慶厥為忻躍罔旣敷茶

生日謝人惠詩詞

身年四十七正感懷白傳之詩睂壽萬有千敢辱貺魯
侯之頌先施厚矣自揣缺然伏念某才能不及於中庸
名實未加於上下素餐奚補孤天地亭育之仁嗜學無
成虧父母生全之德矧此誕彌之候尤深罔極之思而
某官懷舊不遺好仁無倦記此蓬矢桑弧之日貽以鈞
章棘句之文揆余初度錫余嘉名正懼所生之泰俾爾
單厚俾爾多益敢當善頌之詞徒劇銘心莫知報德

謝安監丞納幣

賦標梅之實七願為有家親御輪之周三敢辱令子方
馳驅於蜀道來造託於湘流先之以幣帛之將申之以
箋牘之間不遺葑菲用敢請期云云醮子而親命之既
勞遠役醴女以俟迎者謹候成言

賀范帥子長

自天進直易地建藩六年分南定之符玉關未老一日
返東涪之旆棠蔭不移譽命頻來師言維穆某官賦資
剛介秉行粹夷蔚然蜀國之流芳展也崕陽之間氣議

論礪硯居多前輩典刑之言風節崔嵬恥與權門爵祿
之餌寧問龐翁之郎省不為識面之臺官閉干木之門
或謂迫斯可以見矣知陽貨之饋乃復闕亡而往拜之
以一身自任之不輕故十載外庸之不屑今當疆事繹
騷之日屬有人物鮮少之憂不恢好往之心優示弘人
之度尚一方之偏愛使大患之獨私徽祖龍藩更資均
佚裕陵奎閣庸表陟明雖暫符五袴之思然尚鬱八荒
之望某侍同朝而自昔復聯事以有年代大匠斲以不

傷違知其後入善人居而與化倘始於今願疾其驅斯
拱以俟

鶴山集卷六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鶴山集卷六十八

宋 魏了翁 撰

啟

答靖州士人生日

抱五三六經之傳少嘗有志閱四十九年之序久乃知
非矧以戮餘藐然遠屏莫省我辰之安在有慙皇覽之
揆初敢圖善頌之詞猶記載生之日老冉冉兮將至拊
事憂傷芳菲菲其彌章潔茲報稱

答衆官致禮者

云云同前至
揆初而某官會面雖新知心維舊託殷勤

於醴幣申繾綣於歌詩爛其龜采之貽重此蓼莪之感

老冉冉以將至

云云
同前

再答生日惠詩

民莫不穀感蓼莪欲報之恩天之方憐增常棣孔懷之
戚揆辰安在傷已于罹況內鼎之相仍紛遐憂其未慙
有來善頌垂記初生卻之卻之不恭受之受之何義五

十不足畏已莫贖前愆一言可以行之尚邀終誨

生日謝人惠詩詞

小人不知紀年閱五盈而加一賢者樂告善道記六物
之有初載惟久放之餘條遇始衰之歲任重而道益遠
齒長而學不加顧相煦而相濡不以規而以頌日居月
諸胡能有定雖行止之未期夙興夜寐無忝所生誓始
終之知勉

又謝守倅

我生之初尚無為慨終身之寡遂詞人之賦麗以則曾
下體之不遺荷賜加隆拊躬知愧伏念某少亦有志長
而多難矧惟久廢之餘條遇始衰之歲云云同前

生日謝守倅以下惠詩詞

止離騷之國三閱流年誦皇覽之篇四經初度於馬信
處豈不懷歸深虞罪罟之靡夷復念劬勞之罔極有來
善頌垂貲孤蹤爛其朝采之貽記此門弧之始今朝五
十初過二正哦蘇子之詩明年半百又加三徒重白公

之嘆更期終誨益勵後圖

答靖州時官士人惠生日啟

百年強半叶黃州再閏之時五十加三起白傳懷歸之
詠豈但父兮母兮之感寧忘國爾公爾之憂報稱未能
省循莫措曾謂始生之旦驟蒙善頌之辭疑甲子之紀
年問庚寅之初度羊牛下括雖見思行役之無期鴻雁
于飛正興念劬勞之安宅願言終誨益勵後圖

答靖州范倅中啟

恭審上最一同升華半刺雲霏霏其承宇尚襄辰淑之
遊山靡靡以旁園又遡黔沅而上滌龜肇始環雉生光
伏惟某官迪德靜虔秉心端亮鍾武夷之間氣擅唐杜
之名宗割鷄馬用牛刀洊聽絃歌之奏別駕以展驥足
平分明月之輝厚為資望之儲爰啟清華之武某猥繇
疏慙自取因拘地寒未脫於曩愆天幸獲依於初政左
圖右史雖安土以無求上雨旁風知庇身之有所

生日答衛沅州漑啟

七年遠屏尚嗟天意之方憐六物不靈莫省我辰之安
在正切垂弧之感忽驚連錦之貽某官氣粹而質明才
周而行敏滑葉裳裳之方沃棣華鄂鄂之交輝屬剖符
銅竹之新念投分金蘭之舊久居遐裔實在鄰封兎爰
而雉羅罽奚爾生之適際雞棲而牛下括獨此役之無
期乃因揆度之初特寓懷人之益而某循涯弗稱拜嘉
徒慙却之却之不恭受之受之何義誦屈子沅歌之四
喜挹餘芳賦衛公淇澳之三敢期終誨

復元官職宮觀謝宰執啟

東朝介壽式頒慶渥之新北闕疏榮盡復卽階之舊仍
通班於書殿併賦祿於殊庭拜命便蕃拊躬震悸伏念
某賦姿庸下涉獵淺蕪每惟言語侍從之臣宜效獻納
論思之益而才疏不足以濟時用識闇不足以周事情
况有采薪之憂莫施橫草之報尚賴明良之同德曲垂
涵覆之異恩奚下愚之不移致衆毀之交至削官三列
竄迹五谿正使長流夜卽亦自貽於伊阻惟懼溘先朝

露將永棄於明時不知歲月之屢遷忽訝寵靈之狎至
盡復青氊之舊以增畫錦之光併以真祠示之假寵豈
但超流於近此亦將度越於前聞有隕自天孰為之地
茲蓋伏遇某官迪德仁厚秉猷碩膚將令四海奠枕於
京故恥一夫不被其澤靡憚陳前之屢載新錫命之三
遂使孤蹤盡蠲宿慝某敢不敬修其可願增益所不能
有大罪既極厥辜為原情而務宥無常職以賜於上復竊
祿以還歸疇報洪私誓堅素守

答虞邛州方簡定婚

顯顯太王之昭素推名閥遼遼畢萬之後自愧衰宗使
絲蘿之好益稠抑草木之味相似共惟令姪判院學士
才姿端厚業履粹明夙稱東床坦腹之賢偶負南澗采
蘋之託是用子同產之子以承宗繼禰之宗甫諧鳴鳳
之占首辱委禽之賜求援援矣旣久辱於深知使女女
焉用不嫌於非耦

答楊廣安約定婚

夫婦所生若而人不以妄許婚姻之故不我宿奚其適
歸旣先行李之求敢後投瓜之報共惟某官夙以風誼
著於月評祇厥父事懼傷考心思爾舊姻肆求新特念
兩家生子固相從於童孺之時而二人同心又有出於
聲利之表特屈階庭之玉樹俯詢家室之李蘭所謂有
是舅有是甥固安敢必若曰無失親無失故則尚庶幾
扳附之誠數菜曷旣

答馮叙州

邦佐謝武侯廟碑啟

孔明五月渡瀘著忠勞於楚道景耀四年立廟限禮秩
於沔陽雖後來祀典之滋章而故國叢祠之久第不有
浚明之識孰崇開濟之勲伏惟某官為時碩儒輩古循
吏慨卧龍之遺烈拊麗牲之斷碑自肇祀於壬辰己三
周於甲子扶輿磅礴鬱積之氣實鍾是人昭明焄蒿悽
愴之精如在其上乃崇祠宇以宴神娛不鄙謂余盍書
成事適濫分於間寄獲祗謁於朝垣銘錦江玉壘之甘
棠悵莫追於裴相咏黛色霜皮之古柏徒有感於杜陵

姑憑不腆之詞敬拜先施之辱

瀘州到任謝宰執啟

王三錫命誤新渥於松階國十為連忝舊封於梓部莫
俞異牘敢後寅車某才不適時學惟事道際遇兩朝之
久踐揚三紀之間為詩遺王名曰鷓鴣孰知周公救亂
之志取彼譖人投畀豺虎誰識孟子傷讒之心尚范高
廟之神靈更賴天王之明聖反湘纍之初服釋楚繫之
南冠訖訖生還誓言死報矧又授鉞於赤甲白鹽之下

予麾於玉堂金壁之間猶未厭於宸心復洊頒於閭寄
地連巴益分四千石虎竹之符江接牂渝理十六載龜
琴之夢維時多故歷變方新民夷有侏僂獲雜之難齊
郡國有赤子龍蛇之未定而民力張弓之莫弛邊氛煽
燎之方揚豈惟鵠在梁之羞抑亦蚩負山之懼厥為泰
冒實出會逢茲蓋伏遇某官慮周四方澤被萬有恥一
夫之不獲惟四事之仰思不棄遐蹤致叨隆委某敢不
仰依覆燾勉策疲駑種落旁來諭以國家之威信封疆

謹固庶幾生聚之底寧

答生日啟

九十五年為五章已嘆三章之云邁三百六旬有六日
又逢當日之始生念蓼莪顧我復我之恩重皇覽錫予
名予之感敢圖善頌垂賁衰齡雖人情之相沿稽古誼
而弗協蓋稱壽固存於邠魯而紀生實肇於隋唐凡見
諸先正之文未有若中興之夥杜蘇所賦惟施同氣之
親京檜以來直作歛財之具甚者貸利相覲而禮亂上

下交征而國危以前世之事觀之則今日之受非也敢
因來教併誦舊聞

賀鄭丞相清之

出命九重登庸二府崇甘盤之舊學著調鼎之新功方
茲地節親政之年赫然天章責治之意丕平所感有命
惟休竊觀易道之微無如時義之大玩理於會通之分
沉幾於變化之神方處時之未然寧藏器以有待故乾
在下則潛龍勿用屯其膏則乘馬班如或需于郊或需

於沙或賁其頤或賁其趾或且安於坎坎或退守於謙
謙脫事會之方求豈幾微之可失故坤之三以時而發
復之四惟道是從解既得中著有徃夙吉之戒益雖居
下實利用大作之時井而汔至有羸瓶之凶豫而勿疑
為盍簪之得嘗原天地之運化以驗古今之屈伸何示
人之昭昭而聽我之藐藐蓋狃於患失者闇大體而安
於小成者之遠圖敢因師友之舊聞仰贊朝廷之先務
竊惟仁哲親政之始實踵章宣稱制之餘皆靜觀者十

年而奮發於一日然而或以厲精為一代之興辟或以
踵誤生百年之厲階乃知聽斷之初實係安危之判矧
一二日萬幾之還至乃四十年大柄之倒持士習於放
利遑恤其他俗怵於積威不知有上典章浸泯廉恥蔑
聞不及今解紃而速更將自後噬臍而無及擬效涓塵
之報敢修固陋之辭且三省有造令出令之殊自王蔡
擅朝之後重在都司而三省之屬不能制其可否二府
有同班合班之異自秦韓專國以來惡人異已而二府

之事未嘗更相是非尚書特奉命之司胡為有先行之
筆都堂為聚議之所何者開畧入之端臺諫耳目之官
但見書名於紙尾給舍喉舌之寄未聞駁正於詞頭於
是有韓盧之嘲有時被五百之謗又其甚者請終言之
翰苑受命於禁中掖垣代言於閣下今或先數旬而呈
藁斷無楊大年因三讓而求歸或後累月而草詞亦非
劉原父以九制而被遇凡曰論思之彥例蒙獻納之譏
目善類為好名指直言為歸過於是禁庭宣召經幄留

身二史直前百官輪對帥守監司之陞奏臣民庶士之
匭封例曰具文習成結古火旣然而強寢疾已劇而忘
醫俾躬處休莫肯念亂河北列二十四郡獨無忠臣雲
南喪數十萬師反以捷至奚暇為事君安社稷之計大
抵皆全軀保妻子之臣方幸積疇之剗剗力支切解也分割也正
值大明之臨照剗之無咎一陽久處於五陰之間剛長
乃窮一陰宜決於五陽之末於皇盛舉允屬通儒恭惟
閣下精識足以慮微訃謨足以經遠有嘉謨以告於內

尚周臣良顯之風持衆美以效之君得唐相彌縫之用
雖光塵之外合而冰蘖之獨持自建學於中興既閱年
之九十豈無大科異等由此而致通顯亦有文人才士
隨世以就功名然而章章乎正大之情卓卓乎廉隅之
行揆以親見夙乎前聞是膺一德之求絕出羣臣之右
當軸處中曾幾何日拔姦扶善已若而人子儀徹樂黎
幹減騶莫匪精忠之觀感承宗削地韓弘討賊咸欽處
分之得宜某尚陳狂瞽之言仰贊聖明之政公卿幸得

遭遇不勝王陽長策之憂經制有所持循竊陳賈傅太息之請以是知我罪我惟公進之退之

答生日 丙申

衡殷斗魁枕參方前杓之建未牛奮角箕張口正生物之當辰不自我之後先宜招人之謗譽名雖濫得責亦相隨閱寒暑方一周涉水陸二萬里投畀虎而虎不食方將勞歸士於東山問於鵬而鵬不言忽又圖爾居於南土譬舟流之不知屈如行邁之靡所臻有來善頌之

辭爰記始生之日期以萬有千歲之壽忘其五十九年
之非豈不懷歸實迷途其未遠於焉信宿聊假日以銷
憂所望久要更垂終誨

回生日啟

無所聞知起四十頭顱之嘆有來頌禱挾五千文字之
胸荷臭味之相投被光華而下飾某官淡交如水高義
薄雲爰矜末路之蹤偶及載生之旦其風肆好疊疊真
情承筐是將渠渠厚意撫微躬而增惕拜大況之稠重

揆予初度而錫予嘉名正懼所生之忝俾爾戩穀而降
爾遐福敢當告祝之詞

回諸公生日啟

分竹峨陰慙之暮年之化垂弘門左笑虛三紀之移旣
占紫氣之臨復枉清風之頌擲金寵甚報玖缺然繫雅
睠之弗遺撫深悰而知荷將所學也乃以願於久生受
言藏之其敢墮於大況

鶴山集卷六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鶴山集卷

六十九
七十

詳校官庶吉士臣張溥

主事臣呂霽棟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編修臣莫瞻榮
謄錄監生臣平達

欽定四庫全書

鶴山集卷六十九

宋 魏了翁 撰

神道碑

顯謨閣直學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許公奕

神道碑

嘉定十年女真敗盟首犯淮泗其冬關蜀剽西和批天水奪散關明年春四川制置使倉皇進治利州大將敗亡相屬沿邊忠義人忿於散遣之令於是西和成州及

河池栗亭將利大潭縣莽為盜區羽書狎馳蜀道震擾
顯謨閣直學士許公時守潼川先是公自遂移潼積以
時事為憂會前起居舍人真景元德秀以書抵公曰昔
侍右坳因直前為上言人才進退消長繫天下所以治
亂開陳未竟上忽宣諭曰許奕骨鯁德秀對曰誠如聖
諭公得書感激至泣下益思所以補報會成都路漕臣
梁綸以邊遽關移公頓足呼曰事急矣吾不言而誰言
乃具錄以聞因請速選威望大臣宣撫西蜀仍給降詔

榜信必賞罰以獎忠義以收人心刑獄使者丁必稱亦
請竄名以聞上得奏中夕封付宰臣明旦奏事又問宰
臣方以蜀近事對蓋疆吏驛聞而行理後至耳遂詔綸
與待闕州郡公知必且得譴獨念夙被殊尤之知今不
忍坐眎外難不卒爲上言也又奏忠義人雖已就招而
寇禍固未已也況忠義之招體勢倒持兵食頓增未知
攸濟且斬將之人未聞褒擢敗軍之將未見施行事勢
至此而不決將有後事之悔既又上書丞相涉筆數千

言御史劾公欺罔秋八月丙午詔提舉隆興府王隆萬
壽宮理作自陳先是以言者論公牒避親舉人過數降
一官至是未數月乃以詔書特復元官改提舉西京嵩
山崇福宮距前命纔一昔或者旋悟言者之過乎公念
歸已久及聞命趣治裝置酒與丁君別握笑如平生忽
感末疾家人請毋行公曰吾歸乃愈遂自力登車迨歸
氣體浸平惟疆事之憂終弗釋也十二年春二月敵忽
大入擣河池大將吳政陷沒敵遂破鳳州漢中趨大安

中外喧沸公聞之憂悵不自聊而疾病矣即上章謝事
且自占遺奏曰臣自念本非衰病初緣偶染微疴當湯
熨可去之時臣以疾而為諱及針石已窮之後醫束手
而莫圖靖思膏肓所致之由大抵脉絡不通之故凡三
百餘言率以身體國如呂中丞告老之語家人環問終
不及私以二月己酉屬纊享年五十嗚呼自吾有外難
能無所顧畏空臆以告吾君者誰乎邦伯師長胥動浮言
邦君御事罔不反曰艱大殷周之君未嘗有語詰其非

也曰尚皆隱哉曰允蠡鰥寡哀哉曰隱曰哀允皆動於
志誠惻怛殆欲君臣上下共推此心以圖濟國事方懼
其忱之弗屬也而敢誰何乎當哀公之忠而不見察也
爲文以吊之曰藉令過實主聽公耳魏高平侯文靖公
李數奏四方盜賊災異是惓惓者今昔一意數不加罪
亦以見忌蓋指此也其孤象祖兄弟讀之慟曰公必知
我父者十三年春余過其家進諸孤問綏葬孤泣不自
勝曰吾世墓在甘泉鄉之癸山吾將以吾父祔而撓於

史巫之紛若執事盍爲我決之乎余挾日者往視之則
皇考賓州君之左亦惟癸食象祖入白其母遂卜以十
月乙酉即筮既又再請於余白識竈之文非執事誰屬
嗚呼與公同升今適後死弗忍辭也謹按許氏系出姜
姓太岳之後也自元公結爲楚滅遷于容城子孫有家
咸陽者唐中和間扈駕西幸遂家於簡公之魯王考載
故贈朝奉郎王考國故任朝請郎通判瀘州皇考延慶
故任朝奉郎知賓州以公貴兩世皆累贈太中大夫妣

碩人劉氏初瀘州有二子長即資州次曰延之終承議郎通判遂寧府方瀘州之卒也資州未冠遂寧未晬也兄弟相依以立其後資州年四十未有子遂寧取勾氏生公遂以為之子名奕字成子任補將仕郎階迪功郎調遂寧府長江縣主簿丁內艱服除調潼川府涪城縣尉舉慶元五年進士時韓侂冑排擯異已中外多事公枚舉慶厯元祐事勸上以靜為治上覽奏篇親擢為第一授宣義郎簽書劔南東川節度判官到官未暮年以

遂寧卒持心喪嘉泰二年五月召赴行在明年五月造
朝授祕書省正字遷校書郎兼吳興郡王府教授尋遷
祕書郎著作佐郎著作郎兼權考功郎官開禧三年遷
起居舍人明年改元嘉定爲通謝使聘金遷起居郎兼
權給事中使還除權禮部侍郎俄兼侍講陞侍讀二年
十月遷吏部侍郎三年正月朔兼修玉牒官三月又以
給事中闕官申命兼權八月除顯謨閣待制知瀘州五
年二月除知夔州表辭不行十月改知遂寧府八年七

月進龍圖閣待制九年七月加寶謨閣直學士知潼川府十二年八月進顯謨閣直學士致仕階官自迪功郎改授宣義郎積官至朝請大夫贈通議大夫爵封自陽安縣開國男至郡侯食邑自三百戶至千戶公試吏爲部刺史王君勲所知攝屬刑司論議平允識者固已期之佐東川幕府思職勤事無盛氣矜色召爲館職故事三人及第率得超進公例由五遷以長著廷嘗與唐安張伯修從祖及余凡三人約遇下直非報謁問疾及休

沐之會毋出其後公拜起居舍人侂冑語人曰蜀士政
自佳未嘗有私請謁於余者蓋爲公等發也兵端之開
士鮮不揣摩以希進公獨移書侂冑謂今日之勢如元
氣僅屬不足以當寒暑之寇又因轉對論今日之急惟
備邊而朝廷晏然百官充位如無事時京西淮上之師
敗同罰異總領王人也而聽宣撫司節制或爲參謀廟
堂之議外廷莫得聞護聖之軍半發於外禁衛單薄又
奏乞將職吏顯著者必加鞫勘永廢勿用凡特旨放行

以啓僥倖者亦宜遏絕所言皆用事者所不樂也蜀盜
既平以起居舍人徃四川宣諭軍民公謂使從中遣必
淹時乃至既又徒云犒師而不以旌別淑慝爲指皆無
以慰蜀父老之望宰執是公言乃改畀京湖宣撫吳

闕

便道入蜀人謂公知大體公每嘆今左右史絕戾古意
因歷舉元豐王存及隆興胡銓嘗所論奏極言其弊其
略曰今前殿坐則侍立官從東朵殿徑過後殿坐則臣
寮奏事畢方升殿近黼坐面西少立所聞無公事所見

駕輿而已未嘗有一事可得而書陛下總攬之初謂宜一正前失今後如遇朝會起居郎舍人分左右立如常儀前後殿坐則令輪當侍立官由東朶殿徑至御坐東南面西立豈惟獲聞聖訓傳示無極抑使臣寮奏事不敢恃陛下如天之度而肆其跋僻上以其疏下禮寺祕書省討論時上下既苦兵大臣求成于北帥者三上疑小使不足仗擇見大夫銜命往議之及疆則勞逆之使不至久乃與其屬以書幣還會侂冑以誤國即罪敵益

逞於我朝廷懲前悔謂無以易公公亦受命弗辭與家人為死訣詣執政趣受指請行期執政顧公曰狂獬要索議未決者尚多今君往柰何公曰亦有言非特今日矣議和之初小使方信孺自北還持要索之目以來朝廷下兩省準議亦常謂北人久困於兵未嘗不欲和特倔强不肯自己出今中國務在息民雖小屈所不較然宜於要索之間審所從違如增歲幣歸繫俘或可爾外此其可從乎奕又嘗舉富文忠答劉六符語及王倫受

趙忠簡指請以所不可從者死守之今非行其所言之
時也會小使王柟至自敵營以其書來要索未已又詔
集議公以嫌乞不與議退即治行然彼自聞遣使漸不
敢桀旋脩館迓之備朝廷謂和有緒乃以通謝使致命
焉尋除起居郎以國事未濟力辭不許敵聞公名自迓
使至適館禮接甚恭大酉方避暑萬寧宮他日泛使館
徂宮凡二十日騎而往還苦之酉特為公還內迨燕射
凡破的十有一而它矢不與仍卒成還奏上優勞久之

公復奏毋以和為可恃宜葺紀綱練將卒使屈信進退之權復歸于我客有以使事賀者公憮然曰是豈得已者吾深為天下愧之拜禮部侍郎條六事以獻削橐不聞二年春請補外不允時諫官王居安傅伯成以言事去職公上疏力爭之其後又因災異申言曰十餘年來上下以言為諱士節糜濫國之精神索矣作而強之正在今日今諫官無故而去者再矣以言名官且不得盡況疎遠乎又論用兵以來資賞汎濫僥倖捷出宜加裁

制淮東總領

闕

糧券於未用兵時增四萬餘人鄂州所

增至五萬人而殿步司招填未已亦宜止勿復補又因
夏旱求言上疏略曰間者暴風雨雹正晝常陰星變見
於上蝗蟲孳於下日中月光炯然陰陽乖和成此旱證
此當以實意行實政活民於死不可責償於禱祠之間
而已也發內儲以救民病四方之民非陛下赤子乎況
如蝗蟲之作既有日矣迨至都城然後下禮寺講酺祭
孰非王土顧及境而懼若守令之為者脫偶不至輦下

則終不以爲災乎又曰權臣之誅也下至閭巷懽聲如雷而近來浮議漸謂不然蓋更化之初人有厚望久而無以相遠也此謗讟之所從生也又曰內降非盛世事也王璿進狀不實而經營以求倖免裴仲何人驟爲帶御器械時應詔者甚衆其剋切莫如公公侍經筵務在開益不苟爲誦說上既察公之忠會侍讀章穎出迓使客公攝進讀援古陳今析理通暢一日宰執奏事上迎諭曰許奕進讀極佳其遂除之公每讀至古今治亂必

參言時事必曰願陛下試思設遇事若此當何以處之
必拱默移時候上凝思乃徐竟其說他講官在傍皆竦
而公發於愛敬辭氣和婉上嘗喟然曰如此講論經筵
不徒設矣上臨朝淵默而公二年經帷數被詔獎攝官
瑣闥前後僅數月所論駁凡十六事皆貴族近習足以
撓政體者而於封還故資政殿學士劉德秀之贈典及
前中書舍人高文虎之奏詞士論尤韙之三年六月甲
子制楊次山除少保永陽郡王公上疏略曰臣適覩楊

次山制詞有可限羣章實擗前聞之語是代言者亦知其於典故有所不可矣國朝自元豐以來如曹佾向宗回宗良韋淵吳益郭師禹皆以元舅乃得王獨孟忠厚以隆祐盛烈故此不可以例言也最後如韓侂冑人不敢言卒之天怒神恫已事可睹今次山杜門遠權勢深得外戚之體而況中宮儉勤令德最知古昔成敗之鑒次山后兄也疏茅土之封前此嘗聞之乎自古外戚恩寵太甚鮮不禍咎天道惡盈理所必至臣愚謂次山即

辭宜特從所乞如欲更示優恩則超轉少傅在陛下既隆於恩在次山知止於義顧不休哉貼黃又謂東宮冊禮告成故事儲寮之外未聞加恩親賢者也近者嗣秀王師揆等加封既非是臣不敢一一上瀆聖聽獨於此甚不可者不容不冒昧一言如聞宰臣史彌遠方力辭恩命陛下宜遂曲從以成其美意疏入不報公遂卧家疏凡三上朝廷知不可留遂有瀘川之命過辭丞相問所欲言公曰比觀時事調護之功深扶持之意少非朝廷

之利願使外庭得可否異同以爲朝廷助丞相聞之瞿然去之日禮部尚書章穎面對上顧嘆曰許奕已去乎聞瀘亦大郡令姑去章公乃追送出北關外具以告之士大夫始知上固不以言爲忤也其後又參以真景元所聞骨鯁之語而前事益信四年七月至瀘嘉叙瀘俱接夷壤嘉以西則成都路刑獄司主之叙以東則瀘之帥府主之是歲董蠻米在大入嘉之利店殺巡檢俘邊民官軍數戰不利西路創安邊司方窮治其事公得夷

黨三人遂質之以致所掠由是與安邊司忤未幾制置司遣
吏經量瀘叙隱賦公言於大使安公丙訖止之尋命以官田
若干畝充普州學廩公再移書曰瀘不為無學也又止之夷
酋楊祭世服王官守白錦堡乞陞堡為錦州事未行祭已浮
杉板萬計入賈公慮其蕩水陸之險命吏驅出而沒入之又
以白安公且欲即其地建寨會去則以屬新尹范公子長後
為平泉寨疊是數事其不為苟同若此初安公新有大功讒
忌日聞宰相錢公象祖出謗書以問公公喟而言曰士不愛

一死以濟大難而困於衆多之口亦可悲矣奕願以百口保之宰相艷然曰公悉安公若此乎適宇文公紹節宣撫京湖還亦曰僕願益百口以信許公之言於是異論頓息委寄益專且公於安公蓋深相知者而職事所關必反復辯數以求其是其後安公鎮長沙士多畔去公獨與書疏往返愈數它日上尤以是服公之素守云六年二月視事于遂寧城之東故有晁公堤比歲水激而西激齧堤足公乃浚東流故道為捷數百丈于西偏以翼蔽之人謂晁堤有功於郡而許堤

有助於晁也又嘗捐數千萬緡以代民輸復鹽筴之
利以養士即校官為層樓跨外濠為浮梁亦為錢數百
萬遂人相與語曰公淡於宴娛薄於厨傳儲互餽之緡
罷不急之役凡以遺我也乃肖公象而祠于學至潼川
未暮歲霖雨隳城公撤而築之凡費錢二十萬不以請
于朝也厚庸以鳩功不以勸民也明年夏大水又明年
盜掠內郡人始知城之為功又嘗捐錢十二萬緡為十
邑代賦且因邦人之欲脩舉廢墜創淳化右丞張公祠

建東南橋徙東山寺拯涪城于火脫鹽亭于水於是潼
人之歸德於公者如遂亦相與祠於東山迨公卒有哭
諸祠者取呂氏元祐名臣給事中陶之元孫故太府寺
丞凝之之女三子男象祖承奉郎前果州南充縣丞彪
祖鴻祖俱承務郎彪祖以後伯父獎鴻祖以後叔父契
孫男一人繩之公色溫氣夷見義凜不可奪始居資州
之喪辭賻布數百萬遂寧奇之出疆勞還視隆興故事
官居守者一人公首以弟契為請特授迪功郎免銓入

官皆異恩也聞契卒號慟欲絕送死恤孤恩意備至嘗
欲行古社倉法捐錢五百萬命弟契買善田試之一鄉
自為規約貧者月有廩歲晚有衣褐財粟而藥疾樸死舉
生隨求而應者又不與也于遂于潼復推行之嗚呼充
是心也寧止於一鄉兩州之近乎公詞章雅健字體端
勁兼通籀篆書其孤哀粹斷藁僅得毛詩說三卷論語
尚書周禮講議十卷奏議三卷詩雜文二十卷所逸多
矣公自補郡凡九年在外非公事未嘗以書至帝城而

知無不言則不以中外為間也劉起居光祖鄉先生也
知公為尤深其謀公之文略曰有違古制躡處王爵侃侃
論奏黽勉從之廷紳曰然椒房不怡春秋尚盛而久於
蜀寧不我召靡遑牋牘牋牘靡遑急馳封章當宁震驚
乃罪張皇嗚呼公之心於是為暴白矣然竊原公之初
心固不願其言之卒驗也尚申之以銘曰

先幾豫計人曰妖言後時而發曰如勿言先而可忽事
至則踰後而可忽橫潰莫遏允毅許公維忠維純遽令

之達戚畹之陳寧妖我先寧責我後有犯無隱則過乎
厚義理不競從諛成風有聞弗告腹誹面從尚於公言
求全伺間我銘公心以勒於竈

叅知政事資政殿學士致仕真公神道碑

真公德秀建寧浦城人也字景元後更希元紹定六年
十月上始親萬機凡在外服者不旬月間召用無遺公
時以徽猷閣待制知泉州於是進顯謨閣知福州兼福
建路安撫使端平元年春正月至郡時朝廷多故中外

臣民交章公論咸以召公為晚上亦思公不置厥四月
內出手書除權戶部尚書人始知上意夙定特牽於外
廷耳九月丙午入見上謂公曰卿去國十年久切思賢
之念反覆問對良久越十日乙卯除翰林學士知制誥
兼侍讀二年正月己未差知禮部貢舉二月癸巳以竣
事復命三月戊戌忽以風淫感疾中外皇皇問疾者皆
在越八日乙巳除參知政事詔使宣召入堂公不能起
累疏辭謝詔再予告四月辛卯除資政殿學士提舉萬

壽觀兼侍讀五月甲午致仕其夕公薨年五十有八遺
表聞上震悼輟視朝詔贈銀青光祿大夫其孤志道護
其輜以歸厥八月壬寅葬於縣南之珠村上聞公葬詔
奉常以忠文易名志道乃狀其行而求誌了翁嘗觀先
正司馬文正謂范忠文公曰吾與子生同志死當同傳
而天下之人亦無敢優劣之者後死則誌其墓了翁何
敢以是自擬重惟與公同生於淳熙同舉于慶元自寶
慶訖端平出處又相似然而志同氣合則海內寡二然

則公之誌非後死者之責與竊嘗嘆天之生賢也不數
幸而得之則又以黨論儼興靡常熙豐變法之臣前後
二十年逮元祐更化則韓富諸老已不及見而文呂馬
范或疾或老矣紹興主和之臣操持二十年逮高皇親
政則李趙諸賢已不及見而張胡歸自謫所又以扼於
檜黨遲遲累年而用之則餘齡無幾以公之年固不當
止是然自柱史後凡補外十餘年而後召立朝未三月
又坐言事屏廢七年而後起幸遇聖上親政由郡移郡

公之精力已不逮前脫使招延於衆正之先訪用於始至之日則猶及溫公為政之歲月天下事尚有可為者矣懷人感事可為千古一歎乃為叙而銘之公生四年少師授之書已能一過成誦長游黨庠羣兒聚嬉則併其書而讀之年十五而孤吳夫人躬躬教育不以家事累其志同郡楊國瑞圭一見曰三犀貫頂此異人也以女女之公自年十八舉於鄉再舉登進士乙科授南劍州軍事通判官或勉令應博學宏詞科公慨然從之開

禧元年遂中其選六年除太學正嘉定九年遷博士首
言權臣開邊南北塗炭今聞卜行人之遣凡彼所欲如
增歲幣之數函姦臣之首與稱謂搗軍及歸附流徙之
民一惟其意獨不滋嫚我之意乎況使未越境而動色
相慶臣恐盟好既成志氣愈惰願君臣之間朝夕儆戒
於此也次論比年以好異好名疑士大夫今改弦之初
當先鑒此是月召試學士院越四日除祕書省正字差
充御試編排官尋兼玉牒所檢討官二年除校書郎尋

兼沂王府教授兼學士院權直三年夏除祕書郎六月
輪對引先正劉安世之論曰公議即天道也王安石秦
檜韓侂冑違之天可違乎臣願朝廷用人立政一以公
議為主四年春三月除著作佐郎秋八月兼禮部郎官
其冬上疏曰臣竊惟今日金人有必亡之勢三而可爲
中國憂者二多事之端正自此始是時本朝賀金國生
辰使余礫至涿州良鄉縣以燕城方被圍約回始知金
人有韃靼之擾五年夏除軍器少監陞權直學士院六

年春二月除起居舍人夏五月直前奏事略曰自權姦
擅政十有四年始也朱熹彭龜年以抗論逐呂祖儉周
端朝之徒以上書斥其後呂祖泰之貶則近臣已莫敢
言又其後也盜平章之名起邊陲之釁求如一呂祖泰
者不可得矣更化之初羣賢皆得自奮未幾而傅伯成
以諫官論事去蔡幼學以詞臣論事去鄒應龍許奕又繼
以封駁論事去是數人者非能大有所矯拂已皆不容
於朝今欲為陛下言者三一曰勤訪問二曰廣謀議三

曰明黜陟秋八月兼太常少卿冬十月直前申言求治
必是君臣上下皆以祈天永命爲心然後可以安元元
固社稷是月差充金國賀登位國信使十一月至盱眙
北方亂不克成禮而返明年二月入對曰臣等日聆邊
報或云韃靼已陷燕山或謂西夏方窺秦隴或稱兵陸
梁有鐵槍之號或志復父讎興縞素之師臣等間自揚
而之楚自楚之盱眙沃壤亡際陂湖相連民皆堅悍彊
忍此天賜吾國以屏障大江使強兵足食爲進取資而

田疇不闢溝洫不治險要不扼丁壯不練豪傑武勇不知收拾一旦有警則以長江為恃豈如及今大修墾田之政倣漢搜粟故事顯為一司以領之力本務農如周秦之用西土數年之後積貯充實邊民父子爭欲自保因其什伍勒以軍法不待糧餉皆為精兵退足以守進足以攻女真與韃靼相持蓋非一日而吾邊臣迄未有得其要領者至如烏凌阿忠之歸紇石烈執中之死並邊諸郡言人人殊他可槩見此亦當申飭將帥明賞罰

以嚴間諜秋七月又直前略曰臣竊聞韃靼之圖女真
猶獵師之志在得鹿鹿之所至獵亦從之使韃靼遂能
如劉聰石勒之撫有中原則疆場相望便為鄰國固非
我之利或如邪律德光之不能即安中土則姦雄必將
投隙而取之此尤非我之福昔李綱建議以為欲保江
南當經理淮襄以為家計今淮有鬻海之饒有沃野之
利其齊民健鬪易視寇兵豪民氣槩相先能鳩壯勇使
范蠡諸葛亮輩得而用之雖方行天下可也其肯委之

於不足守哉中興之初未暇及此講和之後則又東於
要盟今淮東要害在清河口敵之糧道所出而淮陰無
城無兵徒以山陽可恃然山陽雖大前無淮陰之蔽後
無寶應之援若敵以重兵遮前竒兵斷後則高郵維揚
之路絕而山陽之形孤山陽不守則通泰危而江浙震
矣淮西要害在渦潁口亦敵之糧道所出而濠梁安豐
城卑池狹兵備單虛徒以廬和可恃然有安豐則敵始
不得以犯合肥有濠梁則敵始不得以走漂陽藉有他

徑可由而吾以廬和當前濠壽斷後則彼有腹背之虞
其能長驅深入乎故欲固兩淮先防三口此非臣之臆
說也昔孫氏之保江左邾城雖小猶屯三萬人今揚廬
兩淮之根本而兵數單弱不及孫氏一邾城故綱又謂
大將擁重兵於江南官吏守空城於江北以爲非策臣
謂今日當議徙江上之屯以壯淮甸之勢雖然又當重閫
外之寄今江陵建鄴雖名制閫事無大小必稟命于朝
又有請而弗獲宜於近臣中擇二人以鎮之而假之權

汴都者我祖宗立郊社宗廟正南面朝羣臣之地也而
寇竊居之夫列聖所以得宣靖所以失莫不由乎用君子
小人之間願陛下赫然發憤而深思之臣又惟金既以
遷徙來告顯絕貨幣移以犒軍修備此上策也削比年
增數還隆興裁減之舊此中策也彼求我與則無策矣
今遠夷羣盜覘吾舉措女真深讎亡在旦暮而奉之唯
謹此召悔之端冬十一月除祕閣修撰江南東路計度
轉運副使陞辭首言待敵之策三次論韃靼與山東群

盜皆不可忽末又言議者以金存亡為戚欣願陛下勵
自強之志公數年之間論奏狼狽無慮數千萬言權相
為之側目而海內人士抄傳誦詠於是藹然公輔之望
中外無異詞矣八年春始領漕事其冬又言政宣致禍
之由有十而終之曰臣觀韃靼無異女真萬一與吾為
鄰亦必祖述女真故智女真嘗以燕城歸我矣今獨不
能還我河南以觀我之辭受女真嘗與我通好矣今獨
不能界詞遣使以觀我之從違除右文殿修撰知泉州

凡和買番舶官司市物不平縣尉歛民賦皆憲禁以儆之削秋苗斛面令民自行槩量修居養安濟之政常平舉子之法十一年春上時相書言生日之禮前代所無而昉於開元蓋不以古人之相業自勉因反覆論諸葛武侯開誠布公時相方託生日為歛財之資不能用也夏溫明海賊犯境親授方畧討捕五月平尋以功轉朝散大夫十二年秋除集英殿修撰知隆興府安撫江西明年太夫人卒十五年服闋除寶謨閣待制知潭州湖

南安撫使修郡學新漢賈太傅晉譙閔王司馬承祠人
士翕然鄉風平道州賊免飛虎軍永成壽昌建惠民倉
社倉慈幼倉上即位召公赴行在尋除中書舍人兼侍
讀改禮部侍郎直學士院寶慶元年正月上詔過家
六月辛丑對垂拱殿極論三綱五常所以扶持天地陛
下不幸居人倫之變扶綱常於幾墜全恩義於已虧當
考雍熙秦邸之事始雖降遷終議恩卹故有追封之典
賜謚之榮下至諸子俱蒙甄擢當時宰臣稱頌太宗皇

帝之德以為睦族推慈舍罪卹孤足以感動天地此
陛下之家鑒也又口陳自古聖人無不盡倫而舜獨為
人倫之至者象至為不道也舜親愛之心不為少衰惜
陛下之處濟王不如舜大抵人主當以堯舜三代為師
秦漢而下人君舉動皆不合理難以為法此既往之咎
而臣猶有言者欲陛下知此一大欠闕自此益進聖學
益修聖德次又言收人心四事如雲川之議不詢於衆
與賞罰徇私餽賂公行規摹徧小皆人所難言末又請

召用傅伯成楊簡柴中行陳宓徐僑上爲歛容而權臣
益媚忌矣公未去長沙日已移書時相謂昔者王季能
推因心之愛以友泰伯顯宗能始終亡間以遇東海王
彊明皇能起居飲食與俱以安宋王成器若隋之廢適
又輕信讒邪以擠之死故亂亡相尋今將爲久長安治
之計亦惟於友愛天倫加之意而已然書至已無及於
事公以論建不合卒辭內制初上至自邸宮室未備其
秋始御清燕殿公因經筵侍上曰高宗受命中興再造

區夏孝宗嗣守丕緒志清中原今所御之宮庭二祖實臨其上惟學可以養此心惟敬可以存此心惟親近君子可以維持此心遂極陳古者居喪之法先帝視朝之度洎寧宗小祥朝議欲並服純吉公又論漢文帝牽情變古晉武欲復之其臣不足以知此惟我阜陵獨出英斷易月之外衰服如初朝衣朝冠皆以大布迨紹熙末年阜陵上賓從臣羅點等建議乞令羣臣於易月之後未釋衰服朝會治事權用公服黑帶每遇七日及朔望

時節朝臨奉慰凡涉喪禮皆以衰服行事山陵之後甚
與再暮則又服之至大祥而後除至於燕服亦當稍爲
之制時相格其義然公已闔門求去遂不果爭識者以
爲千載之恨云先是時相數風臺諫擊公皆懾於公論
殿中侍御史莫澤微詞陰詆而公求去之章引澤爲辭
澤慮已不得安八月丙辰遂上疏劾公明日詔除職與
宮觀九月除煥章閣待制提舉隆興府玉隆萬壽宮早
一月諫議大夫朱端常論了翁追三官落職靖州居住

公亦坐落職明年二月監察御史梁成大又請以罪了
翁者罪公賴上保全公僅降三官紹定四年春上壽慈
明宮殿六月公以恩復元官職官祠五年秋八月進徽
猷閣待制守泉自泉移福聞京湖帥臣以陵圖來上上
命邇臣集議將遣使朝謁或謂韃以河南歸我而朝廷
因有經略中原之謀公慮蹈宣和之轍乃上封言之未
幾召入公在先朝嘗陳祈天永命之說至是又首以為
言大略謂權臣違天拂人黜賢進貪欺天罔民之事皆

當速革次言規恢之名雖正而吾進取之難有二所當
慮有五其三論廟謨之和戰無定說而將帥恥於無功
務開拓而不務收斂所言皆宗社大計上忻然嘉納在
翰苑又移書時宰論韃使之來未知其酋主或軍前所
遣與所齎者何書宜於朝紳選誠實通練者即鎮江察
之因留彼以待報大抵和有難易有遲速彼侵軼我得
少喪多則其和易而速不然則難而遲況人心多詐安
可弛備卒未再移書論汴洛之敗死者數萬資仗一空

甲申進讀又爲上言不當空江淮之備以進取少有不
彼即飲江矣因經筵進讀畢奏云骨肉之恩析而不殊
乃漢宣帝封昌邑王賀爲侯之詔也臣之此言蓋恐同
姓近親絕世不祀者當爲立後也二帝三王率以興滅
繼絕爲心是以享子孫千億之報戰國之君滅人社稷
絕人祭祀秦爲尤甚報亦如之癸亥後殿奏事論和議
決不可恃韃使之來待之過優祇以取侮大抵公前後
論奏誠積而氣和辭平而理暢其於是非邪正之辨言

人所難而聞者不敢怨至於敵情之真偽彊場之虛實
蓋出於素講夙定非剽襲流聞之比故自嘉定以來凡
所論建至端平後炳知著蔡之先幾故一言之出天下
望而信之乃僅以掌書制侍經幄典貢舉少試文墨議
論而疾已不可支矣娶楊氏前公二十四年卒今累贈
至建安郡夫人子男一人志道承奉郎南劍州在城稅
務嗚呼自慶元權臣立偽學之名以錮善類儉人乘之
以紿爵位俗士假之以漁科名自周程子至于朱張氏

允以發天人之蘊闡聖賢之秘者皆憲禁以絕其書雖以
中庸大學孔門之遺言亦科舉之所忌學士解散甚至
有不敢名其師者公晚出獨立慨然以世道自任即口
誦心惟驗已之實踐行事接物體心之所安造次理道
於仕於處無貴賤少長愛而敬之自長沙後國人以公
出處爲廟社安危公身愈退道愈尊名愈盛而責愈衆
積憂成疾亦自是始矣公之詔誥制策在朝廷碑銘記
序下至片言隻字流落人間者不可勝計將以晚歲著

書詒後僅有大學衍義一書既上送官留之經幄平實
明粹真格心輔治之良藥也其次僅有文章正宗號爲
成書悲夫銘曰

南渡艸莽諸賢有存封之植之迓續真元人物彬彬盛
於乾淳流風所漸孔蔓且蕃誰蘊崇之欲薙其根天固
有定隲我斯文著乎人心寓乎師傳公出雖後致尋遺
言精探力踐旁索細論以淑同志以儆羣昏散在寓內
如衢寘尊最後一書細大畢陳上自帝王繼天牧人次

及聖賢明德新民而孜孜者正家明倫至公血誠貫徹
乾坤在昔先儒如物得春清明之會氣合而渾逮公之
出奮由難屯或搔而絕俄握而信信不一二齋忠九原
感感四方悠悠蒼天

鶴山集卷六十九